

这里有最早的“中国”

——国宝“何尊”的发现与命名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最早的“中国”

走进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中华石鼓园，仿佛推开了历史沉重的大门。园内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依山而建，高台门阙、青铜厚土的造型，气势恢宏。展厅内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这里的青铜器，历时长、数量多、种类丰富、价值弥高。漫步其中，就像徜徉在一座展现周秦文化、中华文明的艺术宝库海洋里。“镇院之宝”当数何尊，可能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。

何尊，一座盛酒的西周青铜礼器，通体饰有四条透雕扉棱，整齐有序，极富立体感。器物纹饰华丽，腹部饰有兽面纹，粗大卷曲的兽角翘出器外，颇有灵动感。器形上圆下方，体现着古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。它用铭刻在底座上的12行122个古老汉字，讲述了距今3000多年前的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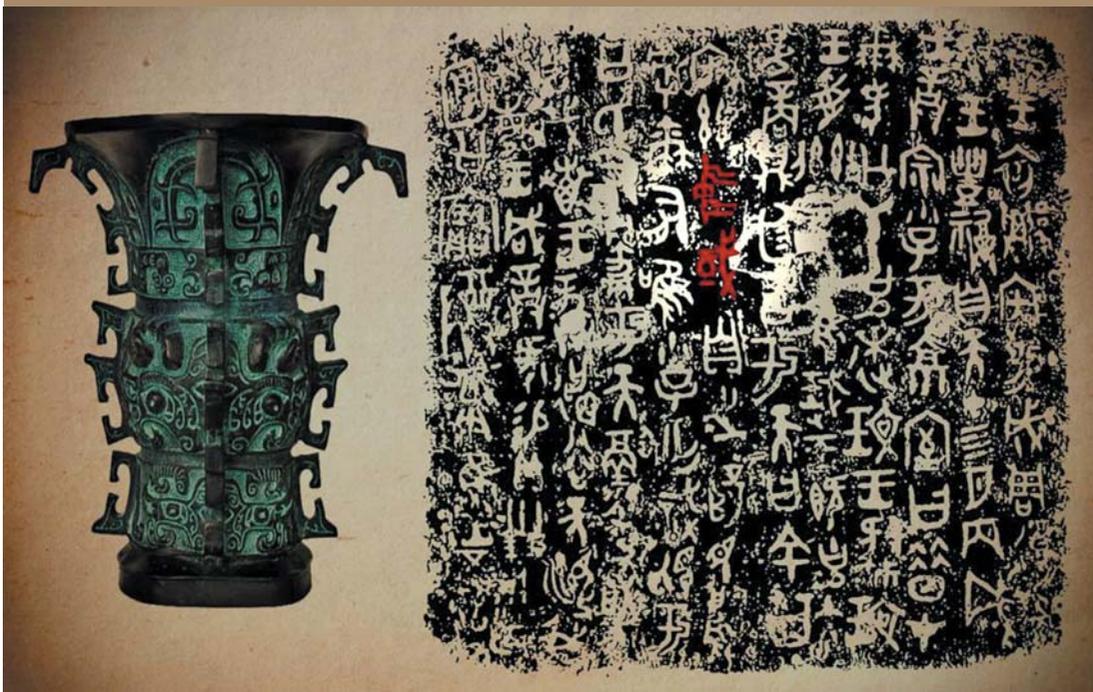
唯王初埤(迁)宅于成周，复稟武王礼福自天。在四月丙戌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：“昔在尔考公氏，克速(仇)文王，肆文王受兹大命。唯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，曰：‘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乂民。’呜呼，尔有唯小子亡识，视于公氏，有庸于天，彻命敬享哉！助王恭德欲天，临我不敏。王咸诰何，赐贝卅朋，用作□公宝尊彝。唯王五祀。”

其大意为：周成王开始迁都成周，还按照武王的礼，举行福祭，祭礼是从天室开始的。四月丙戌，成王在京室训诰“宗小子”们，说：“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。文王接受了大命，武王战胜了‘大邑商’，就向天卜告，说：‘我要住在中央地区，从这里来治理民众。’呜呼！你们或者还是小子，没有知识，要看公氏的样子，有功劳于天，完成使命，敬受享祀啊！王是有恭德，能够顺天的，教训我们这些不聪敏的人。王的诰训讲完后，何被赏赐贝三十串，何用来做□公的祭器。这时是成王五年。”

大约在公元前1038年4月的一天，一位名叫“何”的年轻人，随同其他宗室子弟一起，在首都王官受到周成王接见。成王告诉他们，由于自己的祖父文王受了“天命”，所以父亲武王才战胜了商王，从而有机会向“天”庄严宣告：“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。”

何尊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4个字——便是迄今发现的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来源。“宅兹”指“居住在这里”，“中国”指“国之中央”。这是汉字组合“中国”的最早来源。它的原意是：在“中央之地”定居，从那里治理天下的万民。武王所说的“中央之地”，并不是一个指示方位的自然地理概念。它是贸易、矿产、运输、信息网络的中心，是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中心，是王朝血脉祭祀和

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，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，让每个人都由衷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。那么，你知道“中国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吗？这要从一件国宝青铜器何尊说起。何尊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4个字，这是迄今发现“中国”一词最早来源，这件绝世国宝被发现和命名历经坎坷曲折，颇费周章。



何尊以及何尊铭文拓片。

传承的中心。

可以说，“中央之地”是一张“存在之网”的中心，无数相互依存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牢牢挂在这上面。武王克商之后的3000年中，“中央之地”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规模尺度不断变动，但“使华夏民族的所居之地成为天下的中心”，华夏民族这个念头却从来不曾消散过。

何尊铭文中，“恭德裕天”中的“德”字，也颇具特点。甲骨文中的“德”，左边表示行走，右边是人的一只眼睛，意为看见就直着走过去获得它，表示得到的意思。西周金文中的“德”，其底部多出“心”字部首，以示道德，有“心”即“德”。何尊铭文“恭德裕天”中的“德”字，不仅展现了字形的变化，同时也表明3000多年前一种新的政治理念——德政的出现。在专家研究看来，周人已经产生了“德治”的思想，这套政治秩序开启了中国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，影响至今。

在3000年时光的熔炉里，“宅兹中国”不再是姓氏族内部传承的嘱托与教诲，而早已化作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，成为我们与祖先跨越千年时空的约定。

废品堆里的“铜疙瘩”

何尊的出土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。

1963年秋季，一个阴雨天，宝鸡贾村镇农民陈堆夜里起夜时无意中在家后院坍塌的崖

面上有亮光，当晚惊魂未定，疑为鬼脸，第二天清晨他和妻子搬来梯子，爬到崖上，陈堆抄起一把锄头，朝着崖背上的鬼眼睛处挖去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就掉下一疙瘩铜来，差点砸了陈堆的脚背。夫妻俩也不知道是个啥物件，就放置家里一个角落里，里面塞了一些烂棉花套子，时间一长老鼠还在里面做了窝，迫于生活压力，夫妻俩外出宁夏的固原讨生活，临走时，陈堆把他挖出的那口大铜尊交给了镇上的胞兄陈湖代为保管。

到了1965年时，陈湖一家生活颇为困顿。这时他想起了老弟陈堆托他代管的大铜尊，觉得还有些分量，就找来一个破麻袋，去了宝鸡市的一家废品收购站，卖了30元给人家当废铜。

196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，陕西宝鸡市博物馆(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前身)的佟大放有事没事地到废品站里去转悠。当时的废品站，堆积起来的废铜有一人多高。走近废铜堆的佟大放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件可能成为文物的东西。忽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一件带有特殊纹饰的器物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凑到近前一看，兴奋得他差点大叫起来。凭他深厚的文博知识和经验，知道眼前的这件青铜器非同一般，其造型凝重雄奇，纹饰严谨而富变化。于是，他立即给单位保管部的主任王永光报告。由王永光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馆里的负责人。一听是宝贝，馆里来了不少人，到了废品站，按当时的废铜收购价值30元

赎了回来。

佟大放、王永光把这件青铜器拿回馆后，先是放在库房里，仔细地揣摩，觉得不是一般的宝贝，买了个保险柜，把这件青铜器锁在了里边。这一锁，就使这件青铜器在保险柜里待了近10年，直到1975年，“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”在北京举行，这件造型独特、画案精美的青铜器被借调参展。至此，这件出土发现已经13个年头的青铜器物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命名。

惊世发现

恰巧负责筹备这次展览活动的人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鉴赏专家、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。在陕西暂定为饕餮纹铜尊的这件青铜器，甫一运抵北京，就到了马承源先生的手里。一般情况下，青铜类的器物出土时，因为长期埋在地下，浑身布满了铜锈。所以，要向社会展览时，使其达到较好的效果，就要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，而除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正是马承源先生对这件他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青铜器进行铜锈处理时，又使一个惊天的发现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。

马承源先生见其内腹底部平坦，当时揣度，肯定会有一篇铭文在那里。于是，他便小心地清除铜锈，细心地观察锈迹下的变化，很快发现了远古铭文笔道的痕迹。经过细致认真的清理，一篇12行共计122字的铭

文，赫然出现在这件青铜器的腹底上。马承源先生解读铭文，发现铜器是一位何姓古人所制，因此就为这件青铜器起了正式的名字：何尊。

尊是古代一种盛酒器，主要用于古代的宴席上。一般先将酒注入尊中放在席旁，然后再舀到壶里，放在席上饮用。有两句古诗“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”，讲的就是这回事。有了正式命名的何尊，圆口方体，通高39厘米，口径29.6厘米，重14.6公斤。相互对称地铸造了四道扉棱，口沿下饰有蕉叶纹，再下到了颈部又衍变成蚕纹。到腹部及至圈足部分，就一满都是高浮雕的卷角饕餮纹了，自然地，处在落脚的部位就又是衬底的云雷纹。这便是后来，由马承源先生多次说过的“镇国三宝”何尊的基本造型，无处不庄严厚重，无处不美观大方。器内底部的铭文，除残损3字，余均清晰可辨。这就是何尊至为珍贵的价值所在了。其铭文可与先秦时的典籍《尚书》中的《洛诰》《召诰》等篇章互为补充，是研究周初政治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
铭文最特别最突出的就是“宅兹中国”四个字。一提“中国”两个字，每一个中国人的汗毛就立刻竖起来；每一个身上流着中国祖先的血脉基因的人，对汉语组成的“中国”二字，已深深嵌入自己的魂灵深处，渗透到了自己的每一根血管和每一根神经末梢上。

在此之前，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查到“中国”这个词组的文章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周书·梓材》对周成王的追述：“皇天既付中国越厥疆土于先王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皇天把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。当然，这时候的“中国”有很大的局限，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中，也提到了“中国”二字，所谓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序》中同样地提到了“中国”二字。即：“小雅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”如今，石破天惊一般，青铜何尊使得“中国”二字的记载一下子有了至为厚重的明证，这是何其有幸的大事件啊！诚然，当今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推进，逐渐变得浩大而广袤，其意也不是“宅兹中国”那般模样，而成一个多民族团结友爱的庞大国家的国名，然其所具有象征和历史意义仍然是极其重大深远的。

1976年，中美外交的坚冰刚刚打破不久，我国文物部门特拟组织一批文物赴美国展览，美方有识之士，来函请求，参加这次展览的文物务必包括何尊在内。而美方为了保证何尊的安全，为其投保高达3000万美元。

这是何尊赴国外展览少有几次的头一次。2002年，国家文物局制定文物等级，拟定64件文物永久性不准出国展览，何尊是其中最无争议的一件国宝。